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著往日常聽人言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了想起此言不覺將素日想著後來爭榮誇耀之心盡皆灰了眼中不覺的滴下淚來是正筆果能解此便可看破寶玉見他哭了也不覺心酸起來因問道你心裏覺得怎麼樣襲人勉強笑道好好的覺怎麼呢多少寃委多少閉藏寶玉的意思卽刻便要叫人燙黃酒要山羊血嚼峒丸來襲人扯住他的手笑道你這一鬧不打緊鬧起多少人來倒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倒鬧得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你明日

打發小子問問王太醫去弄點子藥吃吃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覺的可不好寶玉聽了有理也只得罷了向案上斟了茶來給襲人漱了口襲人知寶玉心內也不安穩的也不安穩乃有所悔之詞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必不依二則定要驚動別人不如由他去罷因此倚在榻上由寶玉去伏侍啞子吃黃連一交五更寶玉顧不得梳洗忙穿衣出來將王濟仁叫來王濟仁因醫造名而隱易道乾坤之道在坎離坎離顛倒爲既濟未濟調水火爲抽添則在親自確問王濟仁問其原故一問是爲閉藏不過是傷損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怎麼服怎麼敷寶玉記了回園來依方調治不在話下話下自有話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符繫臂點景簡淨午間不惟點五日且必點午時見正天中時方昌盛而陰起於午矣王夫人治了酒席請薛家母女

等賞午看他自初一至端陽一日一日寫來挨次持與伏中二字顯爲刺謬以痛發熱毒寶玉見寶釵是乃熱毒之主淡淡的也不和他說話自知是昨日的原故王夫人見寶玉沒精打彩也只當是昨日金釧兒之事他沒好意思的越發不理他林黛玉見寶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因爲得罪了寶釵的原故心中不自在形容也就懶懶的鳳姐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金釧的事知道王夫人不自在自已如何敢說笑也就隨著王夫人的氣色行事更覺淡淡的迎春姊妹見眾人無意思也都無意思了各人有各人心事而賞午一席寫來如此冷淡這便是九十七八回以後景象上大段已將斷痴情成大禮演完矣○此席獨無賈母無是禮也蓋已作壽終以後觀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是大家散了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得也有一個道理他說人有聚就

有散聚時喜歡到散時豈不冷清既冷清則生感傷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倒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爲歡喜時他反以爲悲從孟施舍之養勇套來見其終竟能守得一乾淨身子在此　那寶玉的情性只願常聚生怕一時散了那花只願常開生怕一時謝了只到筵散花謝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從北宮黝之養勇套來是務敵人所如轍合也○寶黛對提各設一想寫得新鮮精湛是乃正偶是乃一心爲此大段特提重頓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林黛玉倒不覺得死者已矣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回至自己房中長呼短歎生者何堪偏生晴雯上來換衣服此是黛玉切近影身人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將骨子跌折當此熱毒方張之日而扇子失了手將何所却此熱毒乎晴雯死黛玉死矣　寶玉因歎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蠢才蠢才晴雯是蠢才黛玉是蠢才也黛玉是蠢才也三而二二而一也將來怎麼樣明日你自己當家立業難道也是這麼顧前不顧後的有所期而晴正訓之雯冷笑道二爺近來氣大的很行動就給臉子瞧前日連襲人都打了今日又來尋我們的不是要踢要打憑爺去是他口吻一絲不走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原是平常事所云不過大學中庸先時連那麼樣的玻璃缸瑪瑙碗璃離瑙惱脫離煩惱正扇之用不知弄壞了多少也沒見個大氣兒這會一把扇子就這麼著急了何苦來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再挑好的使好離好散的倒不好便是寶玉你好之好寶玉聽了這些話氣的渾身亂戰因此說道你不用忙將來有散的日子透筆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必接是他一定章法忙趕過來向寶玉道好好的又怎麼了可是

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是他口吻一絲不走晴雯聽了冷笑道姐姐既會說就該早來也省了爺生氣自古以來自古以來四字不通而語妙無敵又惜大隱[illegible]存焉就是你一個人伏侍爺的我們原沒伏侍過因爲你伏侍的好昨日纔挨窩心脚我們不會伏侍的明日還不知是個什麼罪呢靈心慧舌尖利無匹而禍基矣襲人聽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幾句話又見寶玉已經氣的黃了臉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堅忍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們的不是晴雯聽了他說我們二字自然是他和寶玉了是黛玉心事不覺又添了醋意冷笑幾聲道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別叫我替你們害臊了便是你們鬼鬼祟祟幹的那事也瞞不過我去那裏就稱起我們來了你們我們紙上有聲瀏亮輕鬆

可醫癌病 那明公正道連個姑娘還沒掙上去呢也不過和我似的那裏就稱上我們了襲人羞的臉紫漲起來想一想原是自己把話說錯了何等堅忍正用之便入聖賢 寶玉一面說道你們氣不忿我明日偏抬舉他襲人忙拉了寶玉的手道他是一個糊塗人蠢才注腳你和他分證什麼況且你素日又是有擔待的比這大的過去了多少今日是怎麼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塗人那裏配和我說話我不過奴才罷咧活像襲人聽說道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是和二爺拌嘴呢要是心裏惱我你只和我說不犯著當著二爺吵要是惱二爺不該這麼吵的萬人知道我纔也不過爲了事進來勸開了大家保重姑娘倒尋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是惱我又不像是惱二爺夾

鎗帶棒終久是個什麼主意我就不說讓你說去說著便往外走看此書我亦耳聾目炫乃作者消消停停把個主意寫出奇情奇文寶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著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可好不好透筆晴雯聽了這話不覺又傷起心來是書中大傷心處含淚說道我爲什麼出去要嫌我變著法兒打發我去也不能彀的寶玉道我何曾經過這樣吵鬧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打發你去罷說著站起來就要走襲人忙回身攔住笑道往那裏去寶玉道回太太去襲人笑道好沒意思認真的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他便是他認真要去也等把這氣平下去了等無事中說話兒回了太太也不遲透筆這會子急急的當一件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太犯

疑主意定矣已透三十四回必會不犯疑方可說是有作用寶玉道太太必不犯疑我只明說是他鬧著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鬧著要去了饒生了氣還拿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一頭碰死了也不出這門呢有如皎日襲人愧死寶玉道這又奇了你又不去你又鬧些什麼我經不起這吵不如去了倒乾淨說著一定要去回襲人見攔不住只得跪下了便是九十六回王夫人前之一跪碧痕秋紋麝月等眾了嫘見吵鬧得利害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聽消息這會子聽見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進來都跪下了筆有餘閑寶玉忙把襲人拉起來歎了一聲在床上坐下叫眾人起去作收場向襲人道叫我怎麼樣纔好這個心使碎了也沒人知道說著不覺滴下淚來歸到心字道字而語氣如聞襲人見寶玉流下淚來

自己也就哭了（以哭作結）晴雯在傍哭著方欲說話只見林黛玉進來便出去了林黛玉笑道（是笑道）大節下怎麼好好的哭起來難道是爲爭粽子爭惱了不成（爭粽子語趣甚寓言此鬧不過爭種子一事而已又寓爭真種子有大關會）寶玉和襲人嗤的一笑林黛玉道二哥哥不告訴我我只問你也就知道了（神情活現）一面說一面拍著襲人的肩笑道好嫂子（正名定分自己避席）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兩個拌了嘴告訴妹妹替你們和勸和勸襲人推他道林姑娘你鬧什麼我們一個了頭姑娘只是混說黛玉笑道你說你是了頭我只拿你當嫂子待（我們兩字晴爭之黛許之正是一）寶玉道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名兒饒這麼著還有人說閑話還擱得住你來說這話襲人笑道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氣不來死了倒也罷了（反說究竟）林黛玉笑道你死了別人不知怎麼樣我就先哭死了寶玉笑道你死了我做和尚去（是許黛玉是許嫂子則嫂子原有專屬）襲人笑道你老實些罷何苦還說這些話林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抿嘴笑道做了兩個和尚了（其實是一個這便是不信寶玉說方寶釵配藥而寫來心口如見如聞）我從今已後都記著你做和尚的遭數兒寶玉聽了知道是他點前日的話自己一笑（自己一笑有大關會）也就罷了一時黛玉去了就有人來說薛大爺請（緊接寶釵是大章法）寶玉只得去了原來是吃酒不能推辭只得終席而散晚間回來已帶了幾分酒踉蹌來至自己院內只見院內早把乘涼的枕榻設下榻上有個人睡著（入上半回）寶玉只當是襲人（只當是襲人而乃是晴雯明演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意）一面在榻沿上坐

下一面推他問道疼的好些了只見那人翻身起來說何苦來又招我寶玉一看原來不是襲人卻是晴雯活跳寶玉將他一拉拉在身傍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發慣嬌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乃午間賞午散席以後事今日早起見此扇早已失了也矛盾處正著意處我不過說了那兩句你就說上那些話你說我也罷了襲人好意來勸你又拉扯上他你自己想想該不該晴雯道怪熱的拉拉扯扯做什麼叫人來看見像什麼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這裏寶玉笑道你既知道不配爲什麼睡著呢晴雯沒的說嗤的又笑了說道你不來使得你來了就不配了起來讓我洗澡去襲人麝月都洗了澡我叫了他們來寶玉笑道我纔又吃了好些酒還得洗一洗你既沒有洗拿了水來偺們

兩個洗狎暱已極聲情畢現晴雯搖手笑道罷罷我不敢惹爺隱透乾淨身子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足有兩三個時辰又是一樣洗法一笑也不知道做什麼呢我們也不好進去的後來洗完了進去賸賸地下的水淹著床腿連席子上都汪著水絶妙一幅水戰圖用側筆明明寫出是暗金瓶梅是意淫○碧痕晴雯類也而必寫他有此故事乃即用以起下文湘雲在湘雲既影黛又影釵影黛即以影晴雯影釵自然影碧痕矣痕痕跡跡也不知是怎麼洗的便是襲人麝月洗法笑了幾天我也沒工夫收拾水也不用同我洗去今日也涼快那會子洗了這會子可以不用是乾淨我倒昏一盆水來你洗洗臉逼逼頭纔鴛鴦送了好些菓子來都湃在那水晶缸裏呢水晶缸裏此果明透清潔叫他們打發你吃去寶玉笑道既這麼你也不許洗去是不洗去不爲痕也只洗洗手拿菓子來吃罷晴雯笑道我

慌張的很連扇子還跌折了那裏還配打發吃菓子倘或再打破盤子此盤已破絕無曖昧還更了不得寶玉便笑道你要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過是供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那樣各有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搧的你要撕著頑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杯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喜歡聽那一聲響就故意砸了也可以使得只別在生氣時拿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愛物之論亦奇亦正是真能格物而一旦貫通者晴雯聽了笑道既這麼說你就拿了扇子來我撕我最喜歡撕的撕提撕也撕思也寶玉聽了便笑著遞與他晴雯果然接過來嗤的一聲撕了兩半接著又聽嗤嗤幾聲寶玉在傍笑著說響的好再撕響些撕響思想正說著只見麝月走過來笑道少作些孽

罷少作些孽便是扇便是善寶玉趕上來一把將他手裏扇子也奪了遞與晴雯又當推以及人晴雯接了也就撕作幾半了二人都大笑都大笑都大笑也至善矣麝月道這是怎麽說拿我的東西開心兒寶玉道打開扇子匣子你揀了去是什麽好東西麝月道既這麽說就把扇子搬出來讓他儘力撕豈不好又是他的聲口寫來從不稍誤寶玉笑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這樣孽便是扇他沒撕折了手叫他自己搬去晴雯笑著便倚在床上說道我也乏了明日再撕罷明日再思所謂又日新○面子真是活畫寶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難買一笑幾把扇子能值幾何難能可貴而一其實平常面說著一面叫襲人襲人纔換了衣服走進來小了頭佳蕙過來拾了破扇拾去破扇必用佳蕙是即遇雙真後所演之佳蕙見能思善便是復通靈之佳會大家乘涼不

消細說至次日午間王夫人薛寶釵林黛玉眾姊妹正在賈母房中坐著就有人回史大姑娘來了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眾多了嬛媳婦走進院來便是振振公子之象寶釵黛玉等忙迎至階下相見青年姊妹間青年隱言公子經月不見一旦相逢一蔽三百其親密自不消說得一時迎入房中請安問好都見過了賈母便說天熱仍是午間把外頭的衣服脫脫罷史湘雲忙起身寬衣王夫人因而笑道也沒見穿上這些做什麼湘雲說都是二嬸娘叫穿的誰願意穿這些點湘雲家事爲受寶釵籠絡伏線寶釵在傍笑道姨媽不知道他穿衣裳還更愛穿那別人的衣裳可記得舊年三四月裏住著三四爲七在月爲巧乃巧合之影把寶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額子也勒上猛一瞧倒像是寶兄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